

有緣份認識林森池先生

黃東昇

[台南市人，成功大學畢業，留美獲化工博士，僑居美國四十多年，道範修持，足堪矜式。]

林森池先生是我一生教我小提琴的唯一老師。雖然我跟林先生學琴不過一年多的時間，我參加善友管弦樂團也不到一年，但林先生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記得 1956 年我是成功大學化工三年級的學生，經過我在台南一中的同窗林永全的介紹，我很興奮被林先生接受為學生。林先生在善化經營化學工廠，他的書房兼客廳就在工廠隔壁，他平時工廠的業務非常忙，在教琴時工廠一出狀況，就必須隨時回到現場處理問題。由於他有愛心，並熱忱於管弦音樂之推廣，他在百忙中還是很樂意接受新學生而且不收學費，並鼓勵學生參加善友樂團。

1950 年代的台灣是古典音樂的沙漠，音樂環境幾乎是零，很難找到音樂老師及樂器店，尤其在南台灣音樂會幾乎是沒聽見過的事。因此我很感激四十八年前有此緣份能跟林先生學習小提琴，並能加入善友管弦樂團，使我有生首次體會到彈樂器的樂趣，及參與管弦樂合奏的經驗。由於林森池先生一多年之施教，我開始養成了古典音樂成為我一生的嗜好，並從林先生學習到“人應有愛心”的處世待人態度。

我自從認識林先生後，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聽古典音樂。我是學工程的，從來沒有正式修過音樂課程，我曾於 2003 年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之理事會，以外行人講解如何欣賞室內樂；我這個膽量大概是林先生傳授的，因為他是學化工的，卻很有信心於年輕時能在台北市舉辦小提琴獨奏會。我和內人韓淑真育有一女兩男，他們小時候我就給他們學習樂器。女兒學習鋼琴，兩個男孩一個學小提琴、一個學大提琴，期望他們可彈三重奏。我們於 1985 到 1995 年住在加州洛杉磯，在這段時期，我和內人參與「台灣名家演奏系列」委員會，此系列目的是在向美國社會介紹台灣的音樂及文化（林衡哲醫師是此委員會幕後的最大支持者）。此委員會有系列地宣揚台灣出身的音樂家，台灣人作曲家及其台灣音樂作品等，例如委員會於 1992 年舉辦了兩場小提琴獨奏會（林昭亮及胡乃元）及一場鋼琴獨奏會（陳泰成）。林昭亮那一場是在加州的聖地牙哥市舉辦，他是世界首演蕭泰然的新作品、D 調小提琴協奏曲（Op. 50）。委員會也於 1993 年 9 月 12 日邀請師範大學曾道雄教授（男中音）及住德國陳麗嬋小姐（女高音）來加州大學演唱。也於 1995 年 7 月 29 日由台灣邀請到蘇顯達先生、葉綠娜小姐及黃瑞芬小姐來洛杉磯表演台灣民謠及室內音樂。

回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並不容易。記得當時我每週末中午由台南搭火車到善化去學琴。莊伯祥醫師當時是南一中高二（或高三）學生，他偶爾和我相偕去學琴。莊氏是美國的醫學博士，近四、五年來由美國回台在台北和信治癌中心從事癌症研究並治療。另外印象較深的事是某一個禮拜日下午，樂團團員在台南市成功國民學校一間二年級小學生教室練習合奏曲。椅桌非常小，因而團員只好將小桌子當椅子坐。當時幾乎沒有適當的音樂練習場所，只好大家委曲借用二年級小孩的教室練習。樂團指揮鄭昭明兄站在黑板前拿一根樹枝，用力且有節拍地打講桌指揮樂曲。記得當時樂團是在練習 Hyden 第 102 號交響樂。善友樂團的演奏，我只參加一次，當時我是成大四年級（1957 年）。周叔夜兄曾由巴西寄給我一份自由時報（2003 年 10 月 24 日）有關善友老團員四十餘年首次在台南市集會之報導。

該報導提起 1957 年善友樂團在台南市民權路社教館演奏並附載有一張相片，該相片中後排站立中間個子最高者就是我。

我於 1958 年成大畢業就去當兵一年半，接著於 1960 年到美國留學，在肯薩斯大學攻取化工博士學位，隨後定居美國並在石油公司服務做研究（我的專業特長是地下石油之開採）。時間過得很快在石油公司工作卅年，終於 1995 年退休。我於 1995 年到 2000 年回到故鄉台灣並在成功大學當客座研究教授，又曾到台中東海大學化工系兼課。我在台南期間曾於 1998 年 7 月，與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郭明錦教授合作，整治台南永康市中國石油公司地下輸油管線遺漏汽油滲入民宅地下之問題。我們利用石油開採之原理將地下造成水層污染之汽油回收（自由時報、1998 年 7 月 22 日台南縣市焦點版第 13 頁）。1999 年 10 月幫忙台南縣長陳唐山解決將軍鄉廣山村民眾抗爭有關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問題（中華日報、1999 年 10 月 8 日、南縣要聞第 24 頁）。我於 2000 年受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美國加州大學的吳和甫教授）的委託與成功大學協商，取得成大校方同意，由成大與北美台教協會於 6 月 24 日及 25 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二十屆年會及專題研討會。大會主題為「新世紀的願景：建立一個美麗、安全與永續的國家」（參閱海報、會議節目單及自由時報 2000 年 6 月 25 日之報導）。

我於 2000 年 7 月在台灣住五年後回美國，接受科羅拉多大學 Sievers 教授的邀請，參與他的研究群，從事藥物超微米化（Drugmicronization）之研發工作。此工作利用化工方法將藥物溶液轉化成乾的微米藥粉粒，以便能經過肺將藥粉粒輸送入人體。此方法也被稱為無痛藥物輸入法，可免掉注射針之痛苦。我於 2004 年 10 月 16 日及 17 日回台灣，參加 2004 美洲台灣人生物科學會，台灣生技製藥研發策略研討會，以了解目前台灣生物科技的進展及本土特色（參閱 2004 年 10 月 17 日之自由時報）。我目前是美洲台灣人生物科學會（TBA）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兩個學會的理事。

在成大期間，常常在化工系碰見林耿清先生（林森池之弟），也偶爾在材料工程系見到洪銘盤教授。張文燦教授雖然當時已從成大機械系退休，他卻還經常回來他在成大的辦公室。他收集有非常完整的善友十一年演奏的相片。我曾向林耿清先生建議善友團員聚一聚，但由於大家各忙自己事，而且老團員都失去連絡，因而一時沒辦法連絡找人。我在台南市住五年，於 2000 年夏天決定回美國。離開台灣那天在桃園國際機場候機時，偶然在書攤上看到一本陳郁秀以文建會主委名義出版之新書，書名記得是“百年台灣音樂圖像巡禮”。此書談台灣管弦樂的歷史時，從鄭昭明於 1961 年在台南創立 3B 兒童管弦樂團講起，完全沒有提到善友樂團。經周叔夜兄向陳郁秀主委問起此事，才了解陳主委並不曉得南台灣有善友樂團之存在。因此我與叔夜兄決意我們有必要找專人記錄善友管弦樂團在 1950 年代的歷史。

我最初於 1960 年離開台灣，卅五年後才再回台灣住五年。在這卅五年來台灣的確有極大之變化。在負面之變化而言，很遺憾的是“台灣話”在年輕人當中幾乎完全消失，而且台灣社會似乎有提升愛心之必要。記得有一次在台南百貨公司參觀，一位女士說我是從美國回來的。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她說我講的台灣話非常純粹（她的含意是目前的台灣話，已經不如四十年前之台灣話那麼純粹）。在下面一段，簡述我親身在台中的經歷，客運司機缺乏愛心的故事來結束本文。我希望我們的政府，教育界及社會各界人士能重視我們社會的道德問題，好好來重新培養台灣社會之“愛心”。

台中客運司機愛心缺缺/苦心（刊登於2000年4月1日之自由時報）

由於兼課，常常由台中火車站搭乘台中客運去東海大學，體驗到台中客運司機態度之粗蠻及他們對乘客講話每含敵意。兩年前，筆者首次到東海大學，台中一客運巴士破舊不談，車內髒不忍睹，還養有一隻小狗（其後又見過數次）。司機邊吃檳榔邊開車，並將包檳榔的塑膠袋及吃剩的核子往車外丟。在中港路快到東海時，我換坐到司機背後，問他下一站是不是東海？他從後視鏡盯我一眼，不開尊口。我以為他沒有聽到，又再問是不是東海站？他又再狼狽無言地看我一眼。坐在我後面之一位老先生拍一拍我的肩膀，低聲說：「我也去東海，下站跟我下車」。客運 22 號車有的直跑中港，有的會轉入東海校園中心再出來。有一次，司機是一位卅歲不到的年輕人。快到東海時，我問他會不會開入校內？他答說不會，我即下車步行進入校區。隨後他竟然由中港路左轉開進學校，從我旁邊擦身而過！

筆者十年前在日本一鄉下小村莊親見司機的態度令人羨慕。那是一個春天下午街上沒有行人，在交叉口左邊有一位國小學生背著書包準備過馬路，交叉路沒有紅綠燈，但是司機還是把車子停下來，以手勢示意小學生過路。那小孩就快步跑過馬路，然後轉身向司機一鞠躬表示感謝。彼此這簡單溫馨的動作，可以讓我們看出那日本小村莊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成人有愛心，小孩子很懂禮貌。

（作者黃東昇以筆名「苦心」投此稿）